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十二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十四

喬行簡

崔與之

李宗勉

范鍾

杜範

游似

父仲鴻

趙葵

吳潛

父柔勝兄龍

董槐

喬行簡字壽明東陽人從學呂祖謙登進士歷官知通州主管

戶部架閣名試館職爲祕書正字兼密院編脩淮西淮南巡判

知嘉興兼淮浙提刑移鎮江列上備邊四事言金有必亡之形

遷起居郎國子司業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兼侍講尋轉宗正少

卿兼工部侍郎貽書丞相請聖宗行三年喪應詔上疏曰近者

求賢求言二詔果能確守初意深求實益則人才振而治本立

國威張而奸宄銷。竊觀近事似或不然。自侍從郎官監司郡守所舉賢能才識之士。陛下蓋嘗撫其一二。欲召用之矣。內外褒封。或直或異。或切或泛。又嘗撥其一二見之施行。且褒賞之矣。而天下終疑爲具文者。蓋以所召非久無宦情。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臨事不撓者。固未嘗收拾而召用之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末節細故。無關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抵觸者。取之以外示聽受之意。其或深憂遠識。高出衆見。忠言至計。有補聖聽者。未聞采納而聽用之也。今班行之彥。麾節之臣。或以職業有間。或以言語自見。天下未知其得罪之由。徒見置散投閒。倏來驟去。甚至廢罷而鐫號。削奪而流竄。皆以爲陛下黜遠善士。厭惡直言。去者以此而得名。朝廷因是而得謗。願益敬天命。伸士氣。勿

因異同之議致有渙散升兼侍讀國子祭酒吏部尚書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太后崩疏言向者內廷舉動皆有稟承縱
使小人蠱惑求媚猶有所憚而不敢發今則威魄肺肝近習貴
幸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綱紀上以罔人君之聰明下
以撓官司之公道假采聽之官而中傷善類設衆人之譽而進
拔憒人借納忠效勤之意以售其陰險巧佞之私竊弄人主威
權使不自知陛下衰經在身愈當警戒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
色易縱之地萬一不能自制必於盛德有虧又論許國不當換
文資鄭損不當帥蜀時青乃邊陲大將一旦爲李全所戕竊意
軍中必有激昂思奮之人莫若拔其尤者以護其師明指殺青
者姓名俾之誅戮然後加恤典於青不惟可折其奸心且以存
吾之大體山陽民散財殫非凶賊久安之地揚州城堅勢壯未

必無窺伺之心不可不先爲之慮也。及至攻圍泰州行簡又奏此賊氣貌無以踰人未必有長算深謀直剽悍勇決能長雄於其黨耳。而冒至三孤功薄報豐。此天理人情之所共憤。惟決意行之。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奏言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難繼。自古英君必先治內。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擄權之前其弊凡幾。今既親政之後更新凡幾。欲用君子其志未伸。欲去小人其心未革。上有勵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自若。上有禁包直減食墨之令而州縣之黷貨自如。欲行格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而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其弊多矣。乃欲闔關乾坤制奸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自古帝王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

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能效死卒不愛其將校臨陳何能直前未有轉移固結遠欲驅之從事忠義之心何由而發乎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今邊面遼濶非止一塗審知將帥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鬪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兵能戰者幾萬可分者幾萬留屯者幾萬借曰以計招徠以功激賞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欲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可三之後欲中轂則廢前功欲勉強則無事力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後皆如所慮端平初進知樞密院事尋拜右丞相力奏三京撓敗襄陽失守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三年以明堂雷雨策免甫去趣召還京拜左丞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防財用分委執政請

脩中興五朝國事初封肅國公嘉熙三年加少傅平章軍國重
事進益國公告老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改封魯國
公致仕淳祐元年二月薨年八十六贈太師諡文惠爲人歷練
老成識量弘遠所奏事切中時弊薦士無間幽隱多至顯達布
衣錢時吳如愚咸擢館閣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文集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世明之子少卓犖有奇節入太學紹熙
四年登第廣之士由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潯州司法叅軍
調淮西檢法官知新城縣歲大歉勸分有法貧富安之擢通判
邕州發遣賓州軍事郡政清簡尋轉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
獎廉劾貪風采凜然僻縣多右選攝事者貪黷以爲常與之請
援廣東循梅諸邑檢與賞格以勸選人熙寧免役法獨不及海
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至是議革朱崖法天萬里用刑慘酷與之

疏食吏厲民十事申論而痛懲之地產苦登亦以代茗歲征至
五百緡瓊人織吉貝爲衣衾工作皆役其婦女民尤苦之與之
悉爲榜免小民傳其事爲嶺海澄清錄寧宗召爲全部員外金
南遷汴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選
守將集民兵浚濠疏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易土城以甃
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附山自固使敵不敢深入
楚州有叛卒入射陽湖給旗帖招之而戮其首謀李全以衆來
歸與之移書宰相謂必有後憂不聽都統劉瑄承密劄取泗州
兵渡淮而後牒報瑄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乘郭五
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未
幾全人入境時宰三遺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勝必遭屈
辱今山砦相望野無可掠願與諸軍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

別東海遼水二邑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悉爲我邦若一旦
議和若何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自瑄敗卽亟脩守戰備
遣精銳布列要害金人深入無功和議亦寢值兩淮闕制置朝
議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奏自來制閫總權兩淮特一水之隔文
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必稟命朝廷稽緩誤事議遂罷
召爲祕書少監奏今時邊事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急當區
處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祕書監兼太子侍講權
工部侍郎未幾除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兼本路安撫使與安丙
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士拊循
將卒人人悅服先時軍政不立戎帥少協劉昌祖在西和王大
才在沔州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彼此不相應援與之戒以
同心體國使利害相恤又却夏人合從之請納萬戶呼延棧等

之歸自是金人不敢窺興元檄茶馬司於關外市馬弛商禁給
細茶增馬價使無爲敵所邀取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
人突至極邊隔第關盤車嶺夙號天險因厚間牒者賞使覘敵
動息悉知邊防益密撥成都等府錢百五十萬緡以助糴本運
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薦達知名士家大酉游似李
性傳李心傳度正諸人戒沔帥趙彥呐大言亡實後果如其言
尋以疾丐歸蜀人肖像成都以仙遊閣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
金謀知代者鄭損興兵大入與之再臨邊始退名爲禮部尚書
不拜理宗卽位授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提舉嵩
山崇福宮端平初召爲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皆力辭家居值
摧鋒軍爲亂與之肩輿登城諭撫衆皆釋甲俯伏聽命其首謀
數人懼事定受禍遂率之遁入端州俄授與之廣東經略安撫

使兼知廣州聞命亟拜卽家治事爲提刑彭鉉討捕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戮其桀黠不悛者餘分隸諸州帝汪想彌切進叅知政事拜右丞相力疾固辭時上勵精更始訪以政事人才與之奏天生人才自足供一代之用惟在辨其君子小人而已若以正人爲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過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相繼去至於敢諫之臣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人才難得而輕棄如此又言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有所偏此間獨斷以來朝廷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格不行除命中出若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比年天變層出火災異常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帝覽奏嘉歎嘉熙三年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廩

祿凡俸餘皆以均親黨。年八十二累封南海郡公諡清獻。

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登進士歷黃州教授浙西茶鹽江西轉運司幹官歷主管吏部架閣太學正國子博士寶慶初通判嘉興召爲祕書郎紹定初遷著作郎兼權兵部郎官疏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還下情若上壅塞而下欺誣則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何從上聞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今李成之旅坐糜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踐州縣苟浮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設有緩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寬民力今州縣之間聚歛者多椎剝之風浸以成習民生窮蹙怨憤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至尋改侍右郎官差知台州遷直祕閣徙婺州端平元年進直寶章閣以宗正丞改尚左郎官面對言四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以一觀

聽明賞罰以示勸懲。大論楮幣。願詔有司。始自乘輿宮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耗蠹者。節之。歲省十萬。則十萬之楮可捐。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可捐。行之既久。捐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吾贏縮之柄不在楮矣。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於當時。士卒未精。資糧未充。器械未利。城壁未脩。自守猶恐不及。可妄意出師。以圖進取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毫。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變生倉猝。將何以濟。願詔大臣愛日力以脩內治。合人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彊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強。觀釁而動。用兵未晚。已而洛師果潰。又言昔之所慮在當守。而冒進。今之所慮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扼。何兵可調遣。何將可得禦。何糧可給餉。皆當預

作措置。朝廷方主獨斷。事多內降。宗勉奏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善則行之。否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可謂之專。今王府后宅之官僚。戚里。奄寺之恩賞。綸綍直下。不經都省。此皆大臣所當執奏。苟以專權爲嫌。曾無救過之意。每事希旨迎合。追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從而論劾。其累聖德多矣。况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左司諫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時史嵩之就鄂州建牙。宗勉言。荆襄殘破。淮西正當南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則脈絡相連。可以應援。今乃邀在鄂渚。竊恐鞭不及腹。若云防江爲急。則齊安正與武昌相對。所謂欲保江南。先守江北。當別擇鄂守而移嵩之。齊安又半合。臺奏言。蜀之四路已失。其三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今又破鄂。與荆門江陵孤城。

何以能立誠。宜亟下哀痛之詔。深自貶損。服御飲宴。一從簡儉。放後宮浮食之女。罷掖庭不急之費。分上流淮西淮東爲三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在。或擇長才。出內帑儲蓄。分給四處。俾招潰卒。募流民之彊壯者。以充遊兵。補軍籍。仍選諸郡將士。以爲捍禦。則猶可支吾。若徒守講和。是抱薪而救火也。進工部侍郎兼給事中。復疏言。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而入爲宴安所移。切劇於廣廈之間。而退爲便佞所惑。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內貯以犒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凡陛下舉動。人心所視。以爲卷舒。陛下旣不以爲憂。誰復有爲朝廷憂者哉。擢諫議大夫。兼侍讀。又言。從諫非難。用諫爲難。苟聞之而不戒。玩之而不信。徒有忠言。無益世用。無救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間耳。嘉熙

元年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俄參知政事三年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在位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趙汝騰嘗以公清許之四年以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諡文清

范鍾字仲和蘭溪人登嘉定進士調武學博士通判太平知徽州召赴闕遷刑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對言本朝仁宗之時西北號稱多事乃以憂勤而致盛治徽宗之時天下太平實無一事然其貽患至于今日由是言之朝廷天下之大勢可以鑒矣帝悅遷吏部郎官祕書少監國子司業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至同脩撰累起居郎祭酒拜兵部侍郎兼給事中權兵部尚書侍講讀嘉熙三年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授叅知政事乞歸不許淳祐二年知樞密院事四年特拜左丞相兼

樞密使封東陽郡公六年以與游似不協復請歸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辭不拜改提舉洞霄宮九年正月薨爲相公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贈少師諡文肅所著書有禮記解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從祖暉受學朱熹範從之游登進士調金壇尉發州司法主管戶部架閣歷大理司直軍器監丞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不惟未覩更新之效或者乃有震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的蠹習日深月腐有不可勝救者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無以私憾害天倫之重私情傷天地之和議者黜之改祕書郎尋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痛矯宿弊首用洪咨夔

王遂斥去奸邪。奉行未幾。復踵前失。言及貴近。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積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何惟臺諫風采日以鏤。朝廷紀綱日以壞哉。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事。寢不行。範謂一守之未罷其事。小諫諍之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臣而不行。此豈屬精親政所宜有哉。鄭清之大怒。上章丐去。範復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害公。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必崇獎臺諫。間有因言而待罪。未聞諱言而含怒。若廟堂不欲言。鉗其口。而奪之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哉。俄率合臺論清之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讎言制閹之詐謀。罔上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皆以次罷斥。清

之愈忌改太常少卿轉封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名位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固寵宦遊未達者媒清要之級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至於賞罰顛倒威令慢廢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甚者禁旅驕悍難制監軍羣聚相剽欲望陛下母以小恩廢大誼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入外言禁約閹宦不售讒諂遷祕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尋拜殿中侍御史奏臣嘗冒忤宰相至勤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之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異懦而姑使之備數耶因極論臺諫之職但爲仕途捷徑無益朝廷紀綱復論清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社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簽樞李鳴復

與史寅午彭大雅賄賂交結曲爲之地鳴復自辨範又言極論
之。改起居郎不拜渡江而歸授江東提刑力辭嘉熙二年差知
寧國府歲旱以便宜發粟民賴以安兩淮饑民多渡江剽掠爲
首張世顯尤勇悍擁衆三千餘至城外陰爲鬪伺計範以計擒
斬之還奏言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
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而廢置生殺一切惟意爲之以致紀
綱陵替風俗頹靡軍政不修邊備廢缺旱災薦臻人無粒食楮
券狼輕物價騰踴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剽掠成風殍死盈道元
兵驟強乘勝而喜鬪中原羣盜假名而煽起疆場之臣肆爲欺
蔽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奏脫使敵乘上流無備飲
馬長江其誰與捍之近者天文示變妖孽吐芒方冬而雷旣春
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凡今日之內憂外患

天變人怨。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方。且不以為警。而以為德。不以為罪。而以為功。何以挽回天心。銷彌怨叛哉。時範去國已四載。帝撫勞備至。除吏部侍郎。兼侍講。會久旱。復言。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今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嬪御未聞有所放遺。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無法守之固。國家大政相持而不決。有司細務肆意而輒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富戶淪落。十室九空。甚而閭閻餓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以譏執政。軍伍諍語。所不忍聞。此又昔之所無也。欲望陛下震懼自省。一洒舊習。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歛以寬民力。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導之。詔中外臣庶各務悉力。

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拜中書舍人尋權兵禮二部尚書淳祐二年同簽書樞密院事凡二府行事得失除授是非悉抗言無隱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與鳴復共事以嘗論劾遂求去帝遣中使召回而斥鳴復嵩之諷諫議劉晉之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嵩之以喪去復拜範右丞相以遷游侶不許力疾入覲帝親書問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肅宮闈擇人才惜名器節才用親王近戚求恩澤者多封還之先是熾臣柄國以爵祿市私恩取吏部闕歸中書號曰堂除已三、四十年矣範始請移歸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官自是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皆悅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舍儲材能嚴薦舉懲臧貪

專職任久任使抑僥倖重閫寄選軍實招土豪并治邊理財朝
延素疑孟珙久居上流兵權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書曰古
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願自今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
架非範所屑爲也珙大感服無何元軍大入爲必取壽春之計
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應援多以捷聞計功行賞莫
不曲當軍士皆悅月餘薨贈少傅諡清獻其所著述有古律詩
歌詞雜文奏藁外制經筵講義凡若干卷

游似字景仁果州南充人父仲鴻字子正登進士調健爲簿李
昌圖總蜀賦辟仲鴻羅買官薦擢四州制置司幹辦公事趙汝
愚一見起敬將合兵討叙州董蠻犯健爲境仲鴻請詰其弊端
以州負馬直諭之聽命遂不煩兵而歸改知中江檄總領楊輔
幕下置使京鏗轉運劉光祖交薦紹熙四年赴召汝愚素知其

直諫多間訪以蜀中利病又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言宥密之地幹旋者易汝愚悟而止差幹辦諸司糧料院光宗疾遽汝愚書陳宗社大計孝宗崩日泣勸汝愚率百官哭殿廷請帝親臨若禪日不決禍亂必起及拜相以久游其門避嫌不用復勸汝愚降意容按侂冑時不能用以兩淮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既去汝愚難作有欲波及之者張孝伯止之召還遷軍器監簿丐外除知洋州改知嘉定府尋擢利路轉運判官數忤宜撫吳曦言其老病未幾曦叛以書勸成都帥楊輔起兵討之不能用總賦劉崇之繼至又往告之復不聽曦誅叅政李壁奏除利路提點刑獄乞休遷中奉大夫卒年七十八諡曰忠似登進士歷官大理司直太常祕書大理三丞樞兵部考功郎官以直祕閣爲夔路運判移潼川提刑兼提舉常平從其請封諡田錫遷軍

器監宗正少卿樞密都丞旨兼侍講權禮部侍郎明堂上疏欲盡事天之禮當盡敬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雨暘必循其序夸夏必安其生俄兼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禮部尚書兼侍讀言軍賞冒濫請別給告付奏功者候從軍十年升至統領已上方許從所屬保明申奏則冒濫者革功勞者勸遷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入侍經幄帝問貞觀治效何速如是對曰人主一念足以旋乾轉坤憂勤既切佐理得人治效曷常不速乃撫太宗事以進中言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從諫敬畏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節用致愛還廉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益加聖心嘉熙三年正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充縣伯八月叅知政事四年閏十二月

知樞密院事淳祐四年進爵郡公五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與范鍾不協上章乞歸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進爵國公奉洞霄宮祠十一年轉兩官致仕十二月薨特贈少師

趙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生時夢南岳神降其家稍長與兄范俱志功名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爲師又遣從南康李燾爲有用之學嘉定十年金將高琪等圍襄陽時邊烽久熄人情震懼方率二子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遣葵與扈再興攻金人至高頭乃金人必守之隘出勁兵拒戰葵率先鋒奮擊殲之翼日進次鄧州金人阻沘河以拒葵麾軍進擊范與諸將繼至合戰大破之俘斬及降者幾二萬獲萬戶而下十數人奪馬八百逐北直傳城下而還十四年方命與范攻唐鄧曰不克敵毋相見也三月丁亥至唐州薄城而陳金將阿海引兵出葵帥

精騎赴敵再興從之大捷斬馘萬餘戊子金陷蘄州兵至久長
葵率楊大城以十四騎逐其數十騎金騎漸益至數百葵力戰
破之而金兵大集復與范再興大出兵合戰夜分始解明日官
軍分爲二陣范將左再興將右葵帥突騎左右策應敵亦背山
分爲二以相當葵率祝文蔚等以精騎橫衝之敵僵屍相屬相
持至夜分金人雖斂而陣如故黎明復選死士數千四面奮擊
聲撼山谷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投戈降拔所掠子女
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補葵承務郎知棗陽軍父卒起復直祕
閣通判廬州進大理司直淮西安撫叅議官淮東制置許國慮
李全爲患謂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葵曰君侯欲圖賊而坐
其旁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請視兩路之兵別
其精銳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欲集淮兵大閱葵止之曰

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于朝分留自衛且匿其強壯遣老鈍以備數徒啓戎心益見單弱國不聽卒敗葵在廬與制使曾式中不合遂奉祠歸三年起爲將作監丞紹定中出知滁州以滁當賊衝實兩淮門戶脩城浚隍經營武備命秦喜守青平趙必勝守萬山以壯形勢會李全將告羅浙西葵上書彌遠曰此賊若止欲得粟尚不宜使輕至內地况包藏禍心欲覘機餌若不痛抑其萌則自此肆行無憚適母疾謁告省侍不得卦股維藥以奉卒求解官不許不得已卒哭視事言於朝曰李全大逆逆視朝廷負君相卵翼之恩前此畔逆未彰猶可言也今已破鹽城反稱陳知縣自棄葢欲欺朝廷以款討罪之師彼得一意脩舟楫造器械窺伺城邑或直浮海以擣腹心此其奸謀明若觀火葵日夕延頸以候制帥

設施。今乃聞遣王節入鹽城。祈哀於逆。又聞遣二吏。請命賊婦。堂堂制閫。如此舉措。豈不貽笑天下。又聞張國明前出山陽。已知賊將舉兵。無所忌憚。今若聽用其言。更從隱忍。則自此人心解體。社稷之憂。有不可勝言者。欲望特發剛斷。名其爲賊。卽日命將遣帥。誅鋤此逆。彌遠猶未欲與計。鄭清之贊決之。乃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刑兼叅議官。刻日帥雄勝。寧淮武定。彊勇步騎萬四千。命王鑑。扈斌。胡顯等將之。已而全攻揚州東門。葵親出搏戰。問來何爲。全言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資汝錢糧。寵汝官職。待汝以忠義。爾乃反戈自肆。攻陷城邑。安得不絕汝錢糧。若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自此數戰皆捷。全死。進福州觀察使。左驍衛將軍。辭不受。八月召對。授寶章閣待制。樞密副都承旨。尋進兵部

侍郎六年三月除秘書監兼侍講十一月進兵部侍郎准東制
置使兼知揚州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率
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所難葵頓首曰臣不佞忠孝之義
嘗奉教於君子世受國恩當捐軀以報時議收復三京以葵權
兵部尚書京河制置使知應天未幾兵潰范上表劾葵詔降授
兵部侍郎移司泗州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再知揚州二年
以應援安豐捷拜刑部尚書端明殿學士特予執政恩例復兼
本路屯田使前後留場八年墾田治兵邊備益飭淳祐二年進
大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罷除資政殿大學士福建安撫兼
知福州三年葬母乞追服終制四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初游擊
軍三萬爲防江計五年拜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七年拜樞
密使封長沙郡公知建康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九年特授光

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諒趣赴在上表力辭十年
能爲親文殿學士隨泉觀使兼侍讀十一月起判潭州特進安
撫大使寶祐二年宣撫廣西三年改鎮荆湖城荆門及郢州五
年加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進封衛國公兼總領湖廣財賦知江
陵府開慶元年移判慶元充沿海制置使尋改隆興饒江徽州
防拓調遣兼判建康元將兀良哈解由雲南入交趾自邕州蹂
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懼冬十月復改江東
西宣撫加益國公節制調遣饒信袁臨撫吉隆興官軍民兵以
禦之兼訪問百姓疾苦罷行黜陟並許便宜從事給以緡錢銀
絹措用景定元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進封魯國公咸淳初
加少傅致仕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進封冀國二年冬舟次
小孤山五洲星隕如箕遂寢年八十一贈太傅諡忠靖

吳潛字毅夫寧國人父彙勝字勝之從大父講伊洛書知王敬之學不妄言笑人憚其方嚴登進士調都昌簿趙汝愚知其賢悉嘉興教授御史湯碩劾以僞學閒居十餘年嘉定初主管刑工架閣文字遷國子正與諸生誦習朱熹四書註講義策問得潘時舉呂喬年白子長以文行表率伊洛之學晦而復明遷大學博士司農寺丞出知隨州時戒邊隙民有梁皐與北人爭盜馬下獄爲破其械具報始末爭論遂止收孟宗政庖再興隸帳下築隨及棗陽城招募得千人立軍曰忠勇廩以總所闕額營柵器械悉備除京西提刑領州如故改湖北運判兼知鄂州歲歉乞糴于湖全活十五州被災之民不可勝計改知太平除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卒諡正肅潛登進士第一授承事郎鎮東軍節度判官改廣德軍父憂服除授祕書正字遷校書郎添

差通判嘉興權發遣府事轉朝散郎金部員外紹定四年遷尚
右郎官都城火疏論六事一格君心二節奉給三振恤都民四
選老成廉潔之人五用良將以禦外患六革吏弊以新治道五
年改吏部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遷太府少卿總領淮西財賦
金人既滅與元爲鄰論興復河南不可輕易當以和爲形以守
爲實以戰爲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其事一開調度寢
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得城不過荆榛之區獲俘不過賸昧之
骨而吾內地實遭荼毒况取之若易守之實難民窮不堪多激
爲變後洛師敗還所言率驗遷太府卿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
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疏論保蜀之方護襄之策防江之算備
海之宜甚難者三事端平初應詔復陳九事固天命以新立國
之意植國本以廣傳家之慶篤人倫以立綱常之主正學術以

還斯文之脉廣畜人才以待乏絕實恤民力以致寬舒邊事當
整前轍以圖新效楮幣當權新制以解後憂盜賊當探禍端而
圖長策以忤時相罷奉祠復起祕閣脩撰權江西運副兼知隆
興主管江西安撫司糧太常少卿奏造斛斗輸諸郡租寬恤人
戶培植國本凡十五事進右文殿樞密都丞旨督府叅謀官兼
知太平權兵部侍郎奏言宜靜專以察羣情剛明以消衆慝譬
于有位各勵至公毋以術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陰謀相
訐而以識見相先請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試工部侍郎
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改知平江條具財計剗敝本末以寬
郡民與轉運王埜爭論利害授寶謨閣待制淮東總領兼知鎮
江言邊儲防禦十有五事改敷文閣直學士兼浙西都大提點
坑冶權兵部尚書浙西制置使仍知鎮江申論防拓江海團結

措置等事歷戶工吏三部尚書兼知臨安言艱屯蹙困之時非
反身脩德無以求亨通之理乞遴選近族以係國本以鎮人心
帝嘉納淳祐二年徐榮叟論列授寶謨閣學士奉外祠乞休改
華文閣學士知建寧母憂服除轉中大夫兼侍讀翰林學士知
制誥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金陵郡侯七年同知樞
密院兼叅知政事亢旱乞免改資政殿知福州召奉內祠九年
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至冬復知政事十一年拜右丞相兼樞
密使水災改觀文殿大學士奉祠寶祐四年起授沿海制置大
使判慶元條具軍民久遠之計奏皆行之積錢代民輸帛前後
所蠲五百萬有奇開慶初累章乞骸封崇國公判寧國還家未
幾國事孔棘起爲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
賢才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改許國先是元

兵渡江，賈似道在漢陽，御史倪應子請移之黃州。黃雖下流，實
兵衝也。似道以爲潛欲殺已，銜之。令御史沈炎劾潛，措置無方，
致全銜、永桂皆破。潛奏自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
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謏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
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爲宗社之憂。章鑑高鑄，附麗丁大全，蠲
疥要途，沈炎趙與憲之腹心，甘爲搏擊。蕭泰來等輩小嘽，昏奸
黨盤據浸淫，至於今日。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翕聚以
貽善類之禍。不報。會將立度宗爲太子，密奏臣無彌遠之材，王
無陛下之福。帝怒，遂以炎論落職，謫建昌軍。徙潮州，賈授化州。
閩、練使循州安，置景定三年五月，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
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
循人間之咨慟感渾三年，復光祿大夫、德祐元年追復元官。明

年大府卿柳岳請贈少師兄淵字道父幼端重寡育苦志力學五歲喪母泣慕如成人登進士調建德簿彌遠留詔大悅遷開化尉就辟江東九郡冤訟皆乞送淵改差浙東制置司幹辦公事父憂服除知武陵楊子二縣兼淮東轉運幹辦公事添差通判其州入累將作監丞密院編脩兼刑部郎祕書丞以直煥章閣出知平江兼節制許浦水軍提點浙西刑獄會衢嚴盜起調遣將士招捕以功改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進左司右文殿脩撰樞密副都承旨力陳川兵不可鄭清之不樂御史王定劾罷知江州洪咨夔不直定劾之左遷未幾邊事果敗改知鎮江定防江軍之擾兼總領淮東財賦遷太府少卿集英殿脩撰權工部侍郎入對歷陳九事所薦御史唐璘彈擊提舉太平興國宮久之加寶章閣待制再起知鎮江兼總

領召赴行在嘉熙二年以直學士知太平措置采石江防尋兼江東轉運使兩淮流民入境亟加慰撫仍行開濟使什伍相保境內肅然升華文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歲大稔講行荒政全活甚衆又兼都太提舉浙西沿海諸州軍許浦澈浦等處兵船嘉熙三年權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提舉南康軍兵甲公事節制蘄黃安慶屯田使剡南峒寇蔓入江右之境破數縣袁洪大震淵遣將出師生擒渠魁遷兵部尚書知平江兼浙西兩淮發運使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安慶三郡屯田仍付以光豐蘄黃之事凡剡司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砦嵯峨山鷹山什子山等二十二小砦團丁壯置軍屯分直隊伍星聯棋布無事則耕有警則禦列上典利除害十有五事軍民賴之淳祐

四年特拜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與執政恩例封金陵侯復賜錦綉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爲公徙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御史劉元龍劾之改寧國府辭提舉洞霄宮寶祐三年起爲觀文殿學士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兼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四年又兼夔路策應軍馬許便宜從事調兵二萬往援川蜀力戰于白河沮河玉泉五年正月以功拜叅知政事越七日卒贈少師諡莊敏爲人有材略迄濟事功所至興學養士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之家第潛數諫止之所著有易解及退庵文集奏議共若干卷

董槐字庭植定遠人少喜談兵讀孫吳諸書每言吾得志將汎掃中土以還天子貌甚偉廣頰豐頤美鬚髯論事慷慨自方諸葛周瑜父永怒之呼之曰狂生槐心愧乃益摧折學於永嘉葉

師雍復往從輔廣登進士調靖安簿父憂起復廣德錄事叅軍
有誣富人鎬兵結豪以應李全捕下獄徐察其枉白於守脫之
紹定二年遷鎮江觀察推官明年主管兵刑部架閣文字遷籍
田令通判鎮江督兵討李全濟江而西全遁乃還母憂服除嘉
熙初召遷宗正寺簿提點湖北刑獄朝辭奏楮幣物價輕重之
弊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譟槐從數騎出詰亂故皆荅曰將軍馬
彥直奪吾歲請吾屬將賣之償耳槐召彥直立斬之馬前亂者
還伍明日捕戮爲首七人而賻彥直之家差充歸峽岳察訪使
二年權知常德三年以直寶謨閣知江州兼督府叅謀發粟振
流民十餘萬浮光人翟全寓黃陂有衆三千稍出鹵掠槐令客
說下之徙陽烏洲使雜耕蘄春間察可用命爲裨將於是曹聰
劉清之屬皆來歸四年進直華文閣知潭州主管湖南安撫司

公事凡遇三邊督府發爲策應之務令民不傷軍亦不匱
淳祐二年遷左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
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胥吏震恐不敢侵民更講求民生利害
與張弛之大計次第舉行蒐討軍實常若敵至裨將盧淵凶猾
不受命梟斬之一軍肅然三年進祕閣脩撰召入奏事權戶部
侍郎賜紫除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立賞格三等敘
射士肄坐作進退擊刺之技盡爲精兵六年知靜江兼廣西經
略安撫使上守禦七策邕州西通諸蠻南引交趾及符奴月烏
流鱗之屬梟至爲約束五事一無犯邊二歸侵地三還鹵掠生
口四奉正朔五通貿易推赤心遇之蠻皆遣使貢獻七年進寶
章閣待制歷工兵二部侍郎封定遠縣男權給事中兼侍讀請
抑損戚里恩澤羣臣奏事少與法違憚不敢上陞直學士進封

子九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侯十二年同知樞密院事寶祐初叅知政事深以蜀事爲憂有詔李曾伯往代余
晦曾伯固辭槐嘆曰事勢如此尙可坐視上疏乞假臣宣撫之
名置司夔門以通荆蜀詔荅曰卿腹心大臣經理宜在廟堂不
聽槐復疏天下之事不進則退人臣不敢爲岐意者苟以臣爲
可任宜聽自效卽臣不足與軍旅之事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涿
梁郡公帝日向用槐益言事無所隱帝問羅粟積邊對曰吳民
困甚恐有司苛急不復省民願先垂意邦本問修太乙祠對曰
土工荐起民罷於徵發非所以事天也問邊事對曰計先自強
自強者人將畏我又言宜拔材能智勇之士今執法吏遇有微
過刺劾損棄終身深爲可惜苟非奸邪皆願昭雪遷謫者願令
生還帝輒稱善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自以人主所振拔苟

可以利安國家知無不爲務先大體任人先取疏遠故舊而後在官者皆進之徒始不說之又言有害政者三戚里不奉法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皇城司不檢士卒三者不去政且廢於是嫉者滋甚帝年寢高丁大全善佞躡貴之遣客私結於槐槐謝弗納大全日夜刻求槐短四年策免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景定二年特起判福州進封許國公三年致仕夕天大雨烈風雷電起衣冠而坐麾婦人出爲諸生說兌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中夜卦遂薨遺表上贈太子少師諡文清帝致金帛以賻

問曰養士之功明理之願慙遺數老微于文獻歸潔已身仕德國難絕勝唐亡歇後致亂

弘簡錄卷一百十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十五

史彌遠 史嵩之 鄭清之 丁大全 賈似道 父衡

謝方叔 程元鳳 葉夢鼎 馬廷鸞 子璫 王燦

章鑑 陳宜中

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初蔭補承事郎銓試第一調建康糧料院改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復登進士授大理司直遷太社令太常主簿父憂起復諸王宮教授輪對乞旌廉潔之士推舉薦之賞濬溝洫固隄防實倉廩均賦役課農桑禁末作爲水旱之備葺城郭脩器械選將帥練士卒儲粟穀明烽燧爲邊鄙之防

丞相京鎰語曰君功名事業他日越過鎰願以子孫爲託授密院編脩歷太常宗正二丞工刑二部郎官丐外知池州嘉泰四年提舉浙西常平開禧中改司封郎官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資善堂直講力疏侂冑開邊非計或言恐詒太夫人憂奈何彌遠曰苟言而利國吾得罪甘心矣尋封鄞縣男兼權刑禮二部侍郎國史實錄院同脩撰時敗衄相屬都城震駭屢遣使求和金人不聽宮闈疑懼常若禍在旦暮然皆畏侂冑莫敢發彌遠見皇子詢力陳危迫之勢皇子遽入言之語在侂冑傳侂冑既誅召對延和殿命簽書樞密院事力辭乃遷禮部尚書詢立爲太子彌遠兼詹事遣使詣金求和金人以大散隔牙二關及濠州來歸疏言今兩淮襄漢沿邊之地瘡痍未瘳軍實未充當勉厲將帥簡閱士卒繕城堡葺器械儲糗糧雖當聘使旣通之後

常如干戈未定之日。益推帥守以壯藩屏之勢。盡拔雄勇以備
緩急之求。拜密院同知兼太子賓客封奉化縣伯嘉定元年遷
知樞密院事加封郡侯俄兼叅知政事十月拜右丞相兼樞密
使又進太子少傅開國公十一月丁母憂太子請賜第行在令
就第持服以便咨訪二年起復兼太子少師雪趙汝愚之冤蓋
正詆史褒贈朱熹謚謚年楊萬里呂祖儉其子孫皆錄用之太
子薨復立宗室貴和爲皇子寧宗崩廢貴和擁立理宗皆彌遠
主之朝廷初不預聞也理宗旣立欲收衆望勸上褒崇老儒詔
徵傅伯成楊簡真德秀魏了翁寶慶初開拜太師封魏國公又
勸上傾心順令以事太后力學脩德以答天眷紹定元年上太
后尊號加太傅夏得疾疏歸不許四年都城災乞罷降封奉化
郡公五年復之六年又改封魯國公加食邑一千戶謝事拜太

傅保寧昭信兩軍節度充醴泉觀使加爵會稽郡王卒遣表聞
帝震悼輟朝三日特贈中書令追封衛王諡忠獻戶部內帑賻
贈銀絹遣使祭奠及衣還禮官路祭都門外賜蕭珮玉黜繻彌
遠深險有謀頗愛惜名器初誅李全復淮安克盱眙第功行賞
諸將皆望不次彌遠口御將之道誓如養鷹儉則依人飽則颺
去曹彬下江南太祖未肯以使相與之况今邊戍未撤若一一
遂其所求志得意滿猝有緩急孰肯效死趙善湘以從官閭閻
日夜望執政彌遠曰天族於國有嫌高宗詔止任從官不爲執
政紹熙末汝愚以定策功權宜行之某與善湘姻家則又豈敢
密友周鑄兄彌茂甥夏周篆彌遠皆寄以腹心然鑄老於布衣
彌茂以執政恩入流周篆以捧香恩補官俱止訓武郎而已理
宗立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端任檢王濟王寃死公論不容而

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爲鷹犬於是一時之君子貶竄
斥逐不遺餘力云 長子宅之權戶部侍郎兼崇政殿說書浙
東安撫使簽書樞密院同知院事次子宇之直華文閣密院副
都承旨仍並賜同進士出身長孫同卿直寶章閣次孫紹卿良
卿會卿晉卿並承事郎咸淳初買似道當國仍賜公忠翊運定
策元勲之名

史嵩之字子由彌遠從弟彌忠之子登進士調光化軍司戶差
充京西湖北路制置司準備差遣升幹辦公事主管機宜文字
通判襄陽經理屯田積穀至六十八萬轉兩官權知襄陽軍紹
定二年遷軍器監丞尋兼制置司叅議官明堂恩封鄞縣男直
祕閣京西運判兼提舉常平四年遷大理少卿兼京西湖北制
置副使五年加大理卿兼權刑部侍郎升制置使兼知襄陽賜

便宜指揮端平元年破蔡滅金獻俘降詔獎諭進封子加食邑
御史王遂論其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祕欺君誤國不報
會出師河洛除爲兵部尚書與淮閩協謀犄角嵩之力陳非計
疏爲六條上之詔令縛繫糧餉嵩之又奏臣熟慮根本周思利
害荆襄連年水潦螟蝗饑饉流亡極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調既
繁夫豈堪命其勢必至於主戶棄業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竄逸
或聚而爲盜或未戰先潰正恐重貽宵旰之慮臣甘受遲鈍之
譏思出萬全之計事關根本欲計其成先計其敗既慮其始必
慮其終書上力求罷去進寶章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尋轉華
文閣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上因師潰悔不用其言召見權刑
部尚書疏言結人心作士氣覈實理財急於自治不可專恃和
議轉知平江母病乞侍醫歸俄進寶章閣學士沿江制置副使

兼知鄂州便宜仍舊嘉熙元年進華文閣學士京西荆湖安撫
制置使兼節制光黃蘄舒解盛州圖詔獎諭明堂恩進封伯條
奏江淮各三事又陳十難言江陵非孟珙不可守乞勉諭之漢
陽受攻帥師發江陵奏誅棄城張可大竄盧普李士遠二年黃
州圖解詔獎諭拜端明殿學士恩數視執政進封奉化郡侯入
覲拜叅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江西兼淮南西路光黃蘄夔施
州軍馬置司鄂州十一月復光州守臣董堯臣伏誅司戶柳巨
舉配雷州十二月復滁州三年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兩淮
四川京西湖北江西軍馬進封公薦士三十二人董槐吳潛與
焉復信陽軍發米拯淮民饑六月復襄陽自是邊境多以捷聞
降詔獎諭四年趣召奏事淳祐元年進玉斧箴安南入貢不用
正朔嵩之議如范仲淹邵西夏書例不敢聞于朝還之二年進

金紫光祿大夫封永國公加食邑四年丁父喪起復右丞相賜
手詔趣行時以彌遠罪惡公論不容不欲嵩之再相於是太學
生黃愷伯武學生翁日善京學生劉時舉宗學生與寔建昌軍
學教授盧鉞等二百五十餘人皆上書論不當起復不報京尹
趙與憲遂盡削遊士之籍將作監徐元杰劉鎮復極言帝意頗
悟語司諫劉渙弼曰學校雖是公論但言之太過對曰公論乃
國家元氣當保養之後渙弼與元杰皆暴死人謂嵩之致游云
先是從子玘卿常上書略曰比來伯父所行寢不克終用人之
法不待舉刺而輒授美官譴責未幾而旋蒙叙理丁難未幾而
遂被起復不知斯人果能運籌帷幄馳驟鞍馬而得之手抑亦
獻賂幕賓效顰奴僕而得之乎徒聞包苴公行便雙私昵狼狽
萬狀祖宗格法大壞於今日自開督府以來民力匱竭倉廩空

虛惟見輦金帛。慨芻粟。不知所幹何事。所成何功。近聞川蜀不
守。議者多歸咎。退師於鄂之失。以爲盡。則藩籬深入堂奧。伯父
謀身自固之計。則善。其如天下蒼生。何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
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弦易轍。戮力王事。如其坐
視而不知救。天下大勢。駸駸入於危亡之域矣。嗚之不能用。無
何。景卿亦暴卒。由是公論益不容居。開十三年卒。贈少師。安德
軍節度使。進封魯國公。德祐初。右正言徐直方論追奪贈諡。

鄭清之字德源。鄞人。祖單。字季厚。鄉貢士。建炎四年。金人陷明
州。挈族辟難。賊追及。與兄章俱被執。指所產金釵遺之。得釋。後
賊兵相屬。單與妻董決曰。萬一不得脫。單豈北面事異國者。汝
勉供祭祀。後果爲兵所劫。迫使之降。單罵不屈。躍入水中。董哭
亦自沉。後累贈太師。秦國公。董秦國夫人。清之少從樓昉學。能

文樓錄亟加稱賞入太學登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器重之命其子葵出拜且曰他日願以相累白總領何炳曰湖北茶商羣聚暴橫此輩精悍宜籍爲兵炳從之趨募者雲集號茶商軍後多賴其用調湖廣總所準備差遣國子監書庫官遷學錄與史彌遠同謀廢立尋兼魏惠憲王府教授寧宗崩理宗入繼一時詔旨皆所草畫授諸王宮學教授遷宗學博士宗正寺丞權工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帝問近聞外間因開子車進絲履輒有謗議朕非敝不易何由致此清之奏寧宗繼高廟故儉德易章陛下繼寧考故儉德難著寧考自奉如寒士衣傾重澣革烏屨屢補今欲儉德著聞須過於寧考方可帝嘉納寶慶元年改兵部國史編脩實錄檢討遷起居郎密院編脩二年權工部侍郎進給事中紹定元年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國史實錄院脩

撰轉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三年叅知政事四年同知樞密院事彌遠卒代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會上親總庶政勸上召還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李璣徐僑趙汝談尤焞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李韶又旌邀逸劉宰趙蕃其功居多時號小元祐上疏乞罷入洛之師不許拜特進左丞相三年八月霖雨大風丐去九月禋祀雷變請益力乃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嘉熙三年封申國公四年遣中使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闕賜楮十萬緡爲築室費乃日與賓客門生徜徉山水間淳祐四年拜少保進封衛國公趣入見有旨賜第五年正月上壽畢拜少傅改封越國因子士昌喪決意求還不許拜少師奉國軍節度使更賜第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爲英明故能修明紀綱而

無寬弛不振之患。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爾無
矯勵峭刻之習。帝褒諭之。六年拜太保。力辭。故事。許回授子孫。
清之請追封高祖。洽特恩從之。七年召復石相。拜太傅。中使及
門方放。浪湖山詰旦。內引叩頭辭免。帝勉諭之時。帝以邊事爲
憂。奏薦趙葵。祇師陳韓帥湖廣。自是戰于泗水。渦口。木崖。屢以
捷聞。每謂天下之財困於養兵。兵費困于生。勞。思所以變通之
遇。調戍防邊。命樞密屬量遠近。以便其道。塗時緩急。以次其遣。
發。又議移歲調兵屯以戍淮。面併軍分頭目。以節廩。補移鎮江。
策勝一軍屯泗水。公私便之。諸路執事以虧鹽破家。滿之爲獨
其望誤者。全活甚衆。沿江舟算素重。咸次第停罷。公家之入合
分隸者。從朝廷償之。十年進十龜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學三崇
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又疏

言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蓋天怒可憂。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爲休。天保可喜。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爲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仍詔獎諭。十一年拜太師左丞相明堂命閣門給扶掖。二人有疾乞罷。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加封齊國公致仕。未數日卒。遺表聞帝震悼。輟朝三日。特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始與彌遠共謀。倖致台輔。一時羣起而攻之。然能不念舊惡。湯巾嘗論事侵之。及再相巾求去。論曰。已欲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常論列其過。引與共政。趙葵視師久乞罷。清之謂上非相位不足酬勞。然葵竟不果。來晚歲政歸。妻子間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其代言奏對咸不存。藁有安晚集六十卷。

冊曰宋已至是殆不可爲太祖之澤久亦將頽嗣君屢絕

謀祕何追獨遺蹤跡千古典悲

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登進士調蕭山尉累官大理司直通判
饒州入爲太府寺簿調尚書茶鹽所檢閱江州分司兼密院編
脩拜右正言兼侍講辭改右司諫遷侍御史爲人藍面貪黷先
爲戚里嬖婿事內侍盧允升並朱臣寅緣以取寵位劾丞相董
槐章未下夜半調閱兵百餘露刃圍槐第迫以臺牒給令輿至
大理寺欲以恐之因送出北關棄槐歸呼而散槐徐步人接侍
寺罷相之命始下太學生陳宜中等上書論大全罪不報自是
志氣驕傲道路以目寶祐四年爲右諫議大夫進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封丹陽郡侯五年同知樞密院六年正月劾知
政事四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公擢袁玠九江制置玠貪
暴逮繫沿湖土豪督促輸錢土豪怒盡以漁舟濟北兵太學生

陳宗武學劉敞宗學與偁等上書伏闕訟之御史翁應弼吳衍爲大全鷹犬鈐制學校金削籍拘管在位踰年罷爲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舍人洪芹繳奏大全鬼域之資穿窬之行暴戾淫黷引所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詔守中奉大夫致仕臺諫沈炎朱龜孫曹永年復論其奸回險狡狠毒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削官送南康軍居住御史饒虎臣又論大全四罪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追三官移南安軍再竄貴州團練使與州守游翁明發其陰造弓矢將通蠻戎爲不軌朱祺孫以聞移置新州直舍人院劉震孫繳奏移徙海島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擠之於水而死

賈似道字師憲天台人祖償任高郵尉守開江嘗論武興帥吳

挺暴橫殿帥郭棣郭杲擁兵乞裁抑之孝宗嘉納之後反爲所
擠以沒父涉字濟川弱冠直父冤奸讀其慷慨有大志請城寶
應以憂去起復竟前役除通判真州改大理司直知盱眙軍時
楚州守應純之用淮人季先謀招降山東羣盜李全楊友劉全
石珪楊德廣葛平號爲忠義軍純之罷通判梁丙欲損其權使
自潰去羣盜反渡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殘金置
我軍何地丙遣李全季先拒之不止其事甚危涉上言降附踵
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
兩淮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則又安能以有限之財
應無窮之須授涉淮東提點刑獄兼節制本路京東忠義人兵
涉遣傅翼諭逆順禍福自乘輕車抵山陽衆郊迎請死誓以自
新俄金兵大入以計誘珪等使爲金用涉亟遣陳孝忠向滁州

相封茂國公十月鄂東南陬破再築再破之賴高達率諸將力戰十一月攻益急死傷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密遣宋京詣軍中稱臣納幣不許會忽必烈聞其主喪拔砦而北留張傑閔旺以偏師候湖南兵明年正月兵至傑作浮梁新生磯濟師北歸似道用劉整誅攻斷浮梁殺燬兵百七十追至白鹿磯匿議和稱臣之事上表以肅清聞帝謂其有再造功加少傅侍御史沈炎知似道以移鎮怨吳潛劾潛罷之請召似道速正台鼎入朝命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復進少師封衛國公賜玉帶并集芳園第宅仍給錢建家廟大新朝政人稱其能首陳建儲之策立孟啓爲皇太子似道兼太子少師使廖瑩中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高達在國中恃其勇殊易似道每戰須勞始出否卽使士譁於其門似道屢欲誅之帝知其有功

不從呂文德諂似道每使人呵曰宜撫在何敢爾曹世雄向士
璧在軍中事不關白故似道皆恨之因命官行打算法欲汙
閩臣坐世雄士璧侵盜官錢貶遠州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徵
償流配謝枋得徵償不盡上書自辨方免獨論奏文德功第一
超授太尉兼夔路策應上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夏貴次之轉保
康軍承宣使知淮安兼淮京東招撫等使左金吾衛上將軍又
奏淮安功賜金器幣及溧陽田時帝年高失政縱內侍交通賄
賂又用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似道首逐內侍董宋臣盧允昇
悉罷所薦林光世何時脩等勅外戚子弟門客無使干政由是
權傾中外取先朝舊典恣意紛更增吏部七司法買公田以罷
和糴浙西田畝有直千緡者均給以四十緡數稍多輒予銀絹
并度牒告身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或奉行不力提領劉良

貴劾之有司爭務迎合以買多爲功皆冒七八斗爲石個人因田少且磽瘠負租而逃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破家者衆復以楮賤作銀關自製其印文如買字狀行之十七界廢不用行後物價益踊楮益賤五年七月彗出柳光燭天臺諫韋布皆言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似道上書力辨乞罷政帝勉留曰公田不可行卿始建議朕已沮之今公私兼裕一歲軍餉仰給使因人言而罷雖足以快一時之議如國計何因命京尹良貴拮據太學生蕭規葉李等罪悉黥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愈困矣理宗崩度宗乃其所立山陵甫畢卽棄官去使呂文德奏報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立起至則欲因經筵拜太師以典故須建節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粗人之極致爾旣出節托言時日不利亟命返

之宋制節出有撤闕壞屋無創節理以示不屈至是都人聚觀
駭歎三年又乞歸養大臣侍從傳旨留之者日四五至中使加
賜賚者日十數至夜卽交卧第外以守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
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賜第葛嶺迎養其中
吏抱文書就署大小朝政一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
執充位而已凡臺諫彈劾諸司辟薦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
白不敢行李芾文天祥陳文龍陸達杜淵張仲微謝章輩小忤
意輒斥或屏棄終身不錄一時正人端士破壞殆盡吏爭納賂
求美職有欲帥閩監司郡守爭效貢獻計輒不貲性嗜玉帶寶
玩趙潛陳奕等求進至以兄事王工陳振民一時貪風大肆五
年復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改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六年
命入朝不拜朝退帝起避席目送出殿始坐自是累月不朝一

日上問及褻樊之圖已三年矣奈何似道詰其語者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甚亟無敢言者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娼尼美色者爲妾淫樂其中縱故博徒日至外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羣妾踞地聞蟋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所得奇寶至多建閣曰多寶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已徇葬發塚取之凡求異物不予者輒得罪八年明堂禮成帝如景靈宮天大雨似道邀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父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恐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允矣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謝政卽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亟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爲尼始還似道既頷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牢籠有名士不愛官爵加太學養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

絕威福肆行自圖襄陽以來每陽請行邊陰諷臺諫留已呂文煥以急告御史陳堅等言師臣出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通天下斯爲得計乃就中書置機速房坐調邊事御史李旺又言物議多謂高達可令赴授似道曰用之如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安趙氏危矣文煥問欲召達不樂客教之曰此易耳朝廷以急而遣達必以捷而罷會獲哨騎數人繆以大捷聞果不召達襄陽降似道曰臣始屢請行邊不許向使早聽臣當不至此母胡氏死詔以鹵簿送葬起墳擬山陵百官襄事立大雨中無敢易位尋起復入朝太學博士陳著率諸生疏論左除臨安通判慶宗勛大兵破鄂太學諸生羣言之似道不得已始開督府臨安又憚劉整不行整死欣然曰吾得天助也如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金帛輜重之舟相望百餘里至安

吉所乘舟膠堰中千人不能動竟易他舟至蕪湖復遣宋京如
軍中請輸幣稱臣如開慶約不從夏貴自合肥來袖中出編書
示似道曰宋曆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時一軍七萬餘人
盡屬孫虎臣軍丁家洲貴軍魯港夜報虎臣失利倉皇呼貴與
計事項之虎臣至撫磨泣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似道曰計將
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
上吾特以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與虎臣俱奔揚州明日
敗兵蔽江而下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不至爲惡語慢罵去乃
疏請遷都檄列郡如海上迎駕郡守皆遁似道遂入揚州翁應
龍抱督府印奔臨安陳宜中高斯得皆謂已死亟請誅之謝太
后不許止罷平章都督奉醴泉觀祠王爚論其不忠不孝詔歸
終喪黃鋪王應麟請移鄰州爚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

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草茅不知幾疏皆抑而不行。何以謝天下。始徙婺州。婺人相率爲露布逐之。御史孫燦叟等以爲罰輕。徙建寧。翁令奏建寧故名儒里三尺童子聞其名皆嘔惡。死見其人乎。舍人方應發封還錄黃乞竄廣南。御史陳文龍陳景行徐直方俞浙合詞請乃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芮素恨。募能殺之者。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時侍妾尚數十人相從。虎臣悉屏去之。盡奪寶玉撤輜蓋。暴秋日中令舁夫唱杭州歌斥名諱之。所以窘辱者備至。又見古寺中有吳潛所題呼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此。慙不能對。至漳州木綿庵。屢諷之自殺。曰太皇許我不死。虎臣曰吾爲天下殺奸賊。乃拉殺之。謝方叔字德方。蜀威州人。登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勸上秉剛德以回上帝之心。奮威斷以回天下之勢。猶恐便嬖側佞承意伺。

盲之徒有以私其耳目奪其心志使前日之畏者怠憂者喜愆者玩方今陛下享玉食珍羞之奉當思兩淮流莠轉壑之可矜聞管弦鐘鼓之聲當思四蜀白骨如山之可念願崇儉德以契天理儲人才以供天職恢遠略以需天討行仁政以答天意帝悅其言差知衡州除宗正太常二少卿兼國史實錄院疏言劉漢弼徐元杰相繼寃死陛下命官鞠獄立賞捕奸罪人未得忠寃未伸苟不始終主持將恐紀綱掃地而國無以爲國矣遷殿中侍御史進對言今日兩淮之謀有五一明間諜二脩馬政三營山水砦四經理近城方田五遏絕遊騎救奪擄掠請復行限田錄朱熹門人胡安定呂熹蔡模詔皆從之權刑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升侍講淳祐八年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九年拜叅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十一年知樞密院十一月拜左丞相

肅樞密使進封惠國公勸帝愛身育德防微杜漸無使左右近習潛伏窺伺上所好惡而莫之覺屬御史洪天錫論盧允升董宋臣疏留中不下宗正寺丞趙崇璠移書責之言闕寺驕恣宰執大臣不聞正救臺綱諫列不敢誰何今一新入孤立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恐倉卒出御筆必無可過之理不可謂非我責也翼日御筆果授天錫大理少卿於是太學生池元堅太常丞趙崇潔左史李昂英皆論擊方叔旣而譏者反以天錫之論方叔爲之盛董熾御史朱應元論罷方叔猶以爲未快厚賂太學生林自養上書力詆天錫且乞誅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書旣上學舍皆惡自養相與鳴鼓攻之乃授方叔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居于豫章度宗乾會節以琴鶴各一舟藥

一釐來進貢似道忌嫉恐其希望復相諷言官盧越等論列昨
蜀廣敗事皆由方叔誤國殄民且以先帝系跋錄爲已功失大
臣體今又違制進奉欲謫遠郡賴制使呂文德願以已官代贖
其罪乃奪官職封爵罷宰執恩數仍追寶奎錄系跋真本來上
咸淳七年叙復爵秩致仕八年卒贈少師君子論其居間貢獻
有以自取及在位時子弟得以譏賊干政卒致余玠之禍皆其
短也

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登進士調江陵教授端平元年在江西
轉運幹辦公事丁母憂父老不忍離淳祐元年遷禮兵二部架
閣父憂服闋遷太學博士改宗學以詩禮侍講榮王府旁諷曲
諭隨事規正多所裨益王傾心敬聽輪對陳世運剝復之機及
入主所當法天者理宗以遺直許之六年進祕書丞兼權刑部

郎官七年轉右司遷著作郎指陳時病激切當國以爲勵已出知饒州饒初罹水災元鳳訪民疾苦究心荒政脩城堞置義阡進江淮荆浙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坑冶歲有冬夏帳銀悉舉以補州郡諸稅之不足者有芝生冶所以爲治行所致遷右曹郎官言實學實政國本人才吏治生民財計兵威八事尋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鄧清之久專國柄老不任事臺官潘凱吳經合章論列凱燧俱外遷元鳳復疏清之罪其言明白正大乃得召還明堂拜右正言兼侍講上言格心之學欲革士大夫之風俗當先革其心術朝廷亦然三學諸生并司業蔡抗罪狀余晦特從父天錫恩妄作詔同改官元鳳疏請留抗黜晦以安士心從之升殿中侍御史京城災疏言願輟土木無益之役以濟暴露之民移緇流泛濫之恩以給顛沛之衆務行寬大之政固

結億兆之心謹便嬖之防抑恩澤之請言多剴切寶祐元年兼侍讀遷侍御史言法孝宗八事薦名士二十餘人進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國史實錄院同脩撰有事南郊爲執綬官答問多所開陳帝欲幸西太乙宮力諫止之三年權工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蜀境與沅靖交急請擇重臣出鎮上流用徐敏子易蜀帥向士璧爲鎮撫下荆南調兵援蜀移呂文德上沅靖是秋兼叅知政事四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新安郡公力辭御筆勉諭奏正心待臣進賢愛民備邊守法謹微審令八事高孝光寧四朝國史未就奏尤煇領其事纂脩成之會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力辭授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又辭提舉洞霄宮兼侍讀開慶兵興上收人心重賞罰團結民兵數事八月起判平江兼淮浙發運使御筆趣行奏免脩明局米五萬

石慶宗卽位召復相位加少保進少傅封吉國公賈似道恐其
侵權欲去之嗾御史陳宜中劾其縱惡基禍罷爲醴泉觀使致
仕咸淳五年卒遺表聞帝嘆悼輟朝特贈少師在政府不肯以
官私人亦不念人舊惡有求者以先世爲言曰先公時嘗薦某
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躡次豈先大夫意哉有嘗論列
者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所著有訥齋文集

葉夢鼎字鎮之寧海人本陳待聘子出後於母族少從龍圖閣
鄭霖宗正卿趙逢龍學以上舍優等出身授信州軍事推官攝
教事講荒政遷太學錄淳祐二年雷變言任君子容直言定軍
制戒楮幣任官分閫六事召試館職授祕書正字校書郎兼莊
文府教授轉對言定國本求哲輔專閫帥獎介直遷著作佐郎
軍器少監兼兵部郎官言國計邊事國體三事又言針有窺邊

之大敵內有伺隙之巨奸奇衰蠱媚於宮闈熏腐依憑於城社
強藩悍將牙孽易搖草竊奸宄肘腋階變擢知袁州夢鼎言袁
郡山多田少請特免和糴轉運復下米三萬力請罷之毀萬載
旗箭村淫祠塞其妖井母憂免喪拜司封員外郎兼玉牒檢討
官翰對言陛下惑於左右之譏說例視言者爲好名中傷旣深
膠固莫解不顯罷則陰黜去者屢召而不還來者一鳴而輒斥
俄除直祕閣提舉江西常平兼知吉州節制悍將置社倉義倉
平反李義山受賍之寃召爲國子司業寶祐元年考試集英殿
授崇政殿說書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遷祭酒二年兼權禮部
侍郎諫幸西太乙宮尋兼侍講五年以集英殿脩撰差知贛州
丁大全柄國欲挽登朝謝之六年連知建寧隆興作橋梁置驛
舍建大安關決疑獄景定元年建儲召爲太子詹事上疏以法

天爲言遷吏部侍郎賜寧海縣子加食邑三年遷兵部尚書國
史實錄同脩撰轉吏部尚書冬十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
密院事進封伯提舉編脩經武要略兼太子賓客改封臨海郡
侯明堂恩又進封公賈似道欲造銀關罷十七十八兩界會子
夢鼎論其厲民乃祇罷十七界又言公田厲民故但行之浙右
而止五年同知樞密院事奏免浙西經界彗星出乞解任不許
拜叅知政事度宗卽位太后垂簾力辭機政似道恐留之撥宮
復土攝少傅竣事引疾力辭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兼沿海制
置使肅清海寇罪止首惡悉卻美餘不受建濟民倉以備饑歲
造驛舍以待賓旅咸淳三年再召知政事時似道專政同列不
得一有所爲固辭不拜似道使人來謝方始上道未至拜特進
右丞相兼樞密使利州轉運王玠無罪以言去其子愬求遺澤

與之似道以恩非已出罷省吏數人榜其姓名於朝夢鼎怒曰
我斷不爲陳自強卽求去賈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
嘗希進汝強之來而牽制若此不從吾言吾不食矣適太學諸
生合論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亦悔悟屬府尹洪巖求解四年楊
妃受策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出乞還下詔勉
留會詔諸州守臣免上殿奏事夢鼎言祖宗重收守之寄將赴
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面諭以廉律已愛育百姓其至郡
延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無負臨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
咫尺天顏乃不得見甚非立法本意五年進少保請老扼於似
道不得行引杜衍單車宵遁故事累辭乃罷爲觀文殿學士判
福州封信國公不拜七年充醴泉觀使九年授少傅復力辭宰
掾郎曹杓至趣行扶病至嵎縣請辭不獲疏奏願上厲精寡欲

現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勵將帥飭州縣重振恤扁舟徑歸使
者以禍福語之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大
怒乃不與祠祿致仕恭帝立咨訪故老復上封事曰敦教道訓
廉德厲臣節拯民瘼重士選勸吏廉懲吏奸補軍籍益王立召
爲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而還卒子
應及大府寺丞知建德府軍器少監應有朝請郎大社令

馬廷鸞字翔仲樂平人父灼以兄光無子命繼光後自幼甘貧
力學里人聘爲童子師遇有酒饌念母食不下咽登進士調池
州教授以禮帥諸生寶祐元年召赴都堂審察湖主管戶部架
閣遷太學錄召試館職官彊君德重相權收直臣防近習遷祕
書正字辟史館校勘丁大全初令浮梁雅慕廷鸞欲鉤致之不
爲動及當輪對大全私令王持屋往問廷鸞素厚持屋且同館

不虞其謀密露大意持屋紿曰君猶未改秩姑託疾爲後圖可
乎對曰此微臣千一之遭何敢不力持屋以告大全及候對殿
門格不得見翼日御史朱熹劾罷之董宋臣遣入庑壯士索奏
藁藁雖已焚聞者浸廣自是廷鸞名重天下開慶初吳潛入相
召爲校書郎景定元年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時大全黨多斥宋
臣尚居中言路無肯言者會日食與同僚草疏將論之外人皆
疑潛所啗潛與廷鸞書願無與以重吾過荅曰公論也不敢避
私嫌越數日宋臣竟坐謫徙擢權密院編脩輪對言闕於東南
者楚越弱而有餘東晉王而不足乞過惡揚善以順天舉直錯
枉以服民兼權倉部郎官進著作佐郎兼右司遷將作少監論
貢舉三事嚴鄉里選舉重臺省覆試訪山林遺逸擡軍器監兼
太子右諭德升國子司業輪對言集和平之福者自陛下之身

始養和平之德者。自陛下之心始。擢祕書少監權直學士院。至起居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國史編脩實錄檢討時。再召宋臣廷鸞引何郊之說進。極言其不可用。帝從之。復薦士二十。進中書舍人。言程奎汚穢詭祕。不當補將仕郎。王之淵。大全黨。不當判江州。朱炯。不當爲制置林爽趙必遁張稱孫。不當與郡。皆繳還詞頭。遷禮部侍郎。草理宗遺詔。輔度宗登極。進尚書兼侍讀。疏列孝宗政事以告咸淳元年。轉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同提舉編脩經武要略。丁母憂。三年。同知樞密院事。五年。進叅知政事。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每見立法密切。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升辟越滯拘攣。未嘗不嘆息。似道頗疑異。已黥堂吏。以泄其憤。八年。乞罷政。累疏不允。至十上始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復辭。乃封鄱陽郡公。奉洞霄宮祠去。之曰。帝撫慰久之曰。

丞相勉爲朕留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闕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頓首涕泣而退九年冬復召爲浙東安撫使知紹興府恭帝立復召皆不至罷歸十七年而薨所著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奇編讀莊筆記皇極觀物外篇諸書子端臨著文獻通考

王淪字仲潛新昌人登進士知常熟縣辟通判泰州紹定五年差知滁州改瑞州嘉熙元年提轄左藏東西兼封樁下庫遷籍田令兼督視幹辦公事淳祐五年遷太府祕書二丞戶部郎官淮西總領主管右曹六年爲左司員外郎遷祕書少監以御史周坦言能爲福建提刑差知溫州改寧國遷太府卿寶祐元年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權兵部侍郎試司農卿兼中書門下省

檢正諸房公事願詔大臣相與憂亂而思治懼危而圖安哀憫
警省脩德行政以右文殿脩撰提舉太平興國宮趙葵辟爲判
官開慶初召赴行在授集英殿脩撰樞密都承旨權吏部侍郎
景定初又爲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侍讀太子左庶子屢進正
論太子聽而說之帝聞甚喜遷禮部尚書權吏部尚書龍圖閣
學士知平江兼淮浙發運使咸淳初簽書樞密院五月同知院
事兼叅知政事有疾遣尚醫診視立皇太子加食邑辭丐祠授
資政殿學士知慶元沿海制置使七年乞充上蔡書院山主從
之八年加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宮兼侍讀乞罷不許勉論赴
闕恭帝立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尋授特進加食邑德祐元年言
臣本志誓死報國願假以宣撫招討等職當招募忠義兵規圖
興復授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路宣撫招討大使置司在京

以備咨訪進少保尋加都督諸路軍馬奏今天下所以大壞至此者正以一私憾塞賞罰未章故也救之之策在反其所以壞之之由惟大明賞罰動合乎天庶幾人心興起天下事尚可爲因從其言下詔暴似道謾國喪師之罪六月庚子朔日食不盡僅一分白晝晦冥者數刻奏陰盛陽微災異未有大於此者乞罷黜以荅天譴不許降授金紫光祿大夫尋進平章軍國重事如文彥博故事五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其朝叅起居並免拜怒陳宜中政事多不關白乞罷政奉醴泉觀祠餞歸新昌爲人清脩剛勁似道歸葬母獨不往見後以元老入相值國勢艱危之際天下屬望未幾卒

章鑑字公秉分寧人省試及第累官中書舍人侍左郎官崇政殿說書兼資善堂直講咸淳八年簽書樞密院事遷叅知政事

恭帝改同知樞密院十一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鑑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爲滿朝歡德祐元年元兵逼臨安託故徑去遣使召還先是賈似道出兵蕪湖以所親殿帥韓震總禁兵人有言其欲以兵劫遷乘輿者陳宜中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其所部兵聞之作亂攻嘉會門火箭直至大內發兵捕之皆散走鑑與曾淵子明震無他未幾罷相予祠御史王應麟繳還錄黃發鑑與淵子曲北韓震翁應龍大逆之罪又嘗竊庫金以逃命削官放鑑歸田徙淵子於韶雷二州應龍代誅籍沒久之有告鑑家匿寶璽者霜晨方擁衾卧兵士大索其室惟敝篋貯一玉盃餘無長物人嘆其清約

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少貧婁姿性俊拔爲縣學生有買人推當大貴以女妻之入太學有文譽爲人多術數其父爲吏受賊

當黥上書溫守魏克愚請貸之克愚惡其狡結卒寘之法其後
宜中貴乃陰中之質祐中與黃鏞劉黻林測祖陳宗曾唯六人
上書攻下大全削籍拘管建昌軍立碑學中戒諸生無得妄議
國政司業率十二齋諸生送之橋門外士論翕然稱之號爲六
君子大全竄後吳潛奏還之似道請免省試令赴景定三年廷
試遂中第二在六人中尤達時務除紹興推官戶部架閣祕書
正字校書郎數年遷監察御史又除太府卿請外提舉江東茶
鹽常平公事改浙西提刑召爲崇政殿說書累遷禮部侍郎兼
中書舍人咸淳七年以顯文閣待制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大
得民心歲餘轉入爲刑部尚書九年簽書樞密院事恭帝立拜
叅知政事德祐元年升同知樞密院事似道喪師代知樞密院
事時章鑑已宵遁曾淵子等請命宜中攝丞相事詔拜特進右

丞相與王燾論事不合燾欲用臺臣孫燦叟議竄潛說友吳益李珣宜中以爲簿錄非盛世事祖宗未嘗輕用之珣方召入朝遠加重譴恐後無以示信會留夢炎自湖南入朝二人俱乞罷政請相之皇太后轉宜中左丞相夢炎爲右丞相燾拜平章之命卽僦民居護府與之宜中以爲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亦去遣使數輩遮留始至命與夢炎建閫吳門都督諸將軍馬復不出燾請自行奏言臣雖老無能爲若效死封疆所不敢辭宜中始愧與夢炎乞行邊下公卿議不決會張世傑等兵敗燾奏事無重於兵比者大敵在境六月出師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無統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旣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不允燾子族京學生伏闕上書條宜中過失數十事謂趙潛趙與鑑罪皆棄城借爲使

過之說以報其私恩令狐縻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苴爲之羽翼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似道喪師誤國陽割而陰佑之大兵薄國門反留勤王兵不遣宰相當出督畏縮猶豫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乞盟通好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於一似道也書上宜中竟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其後龍煥命臨安府捕逮上書人劉九皋等下獄亦不至太后自爲書遣其母楊氏使勉諭之宜中始至以觀文殿大學士禮泉觀使兼侍讀十月入朝復相位時國事已去倉皇發京城民爲兵年十五以上皆籍之人以爲笑十一月遣張全合尹玉麻士龍兵援常州玉與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天祥請誅全宜中釋而不問常州遂破兵薄獨松關隣邑望風皆遁宜中遣

使如軍中請和不得卽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可宜中痛哭請之后乃命裝及幕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大臣顧欺我耶脫簪珥擲之地遂閉閣羣臣求內引皆不納宜中初與元丞相伯顏期會軍中旣而悔之不果往伯顏將兵至皋亭山宜中宵遁陸秀夫奉二王入溫州遣人召宜中甫至而其母死世傑昇柩舟中與俱入閩益王立復以爲左丞相并澳之敗欲奉王走占城乃先詣其國諭意度事不可爲遂不反累使召之終不至至元十九年大軍伐占城復走暹羅而卒

冊曰世道屢更一治一亂奸兇稔禍似道爲冠廟邇遷繼宋祚不衍敗車之轍於茲永鑒